



《小王子》的精彩花絮

法国音乐剧《小王子》就要在东方艺术中心开演了，广大观众一定非常想知道这出音乐剧会给大家带来多少惊喜，为此笔者走访了主办方，了解到一些“内幕花絮”，在此与广大观众预先分享。

音乐剧《小王子》的舞台效果惊人，因此在演出时对剧院舞台的配备设施要求很高，而《小王子》以往在西方国家演出时，大都在传统的百年老剧院，而剧情中的众多太空星球场景，如光吊杆就要使用到30多根，因此一些剧院的舞美制作常常捉襟见肘。2004年，音乐剧《小王子》应巴黎观众要求，准备在巴黎重演，但却因为设备要求高，除首演剧场外，难以找到其他剧场，因而只得遗憾作罢。因此，当此次亚洲巡演导演布鲁诺·卡路奇先生上月造访东艺时，目睹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先进完备的舞台设施时，禁不住啧啧称赞，并表示法方在舞台布景方面终于可以长袖善舞，大展一把拳脚。

由于首演导演马提诺帝向来不喜欢墨守成规，其大胆创新的结果让《小王子》的舞台场景充满机关，打造了一个梦想世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音乐剧，舞台机关就高达300个，平均每分钟就有两个机关现身，让观众在欣赏音乐剧的同时犹如造访“环球制片场”。包括6颗星球随着轨道滑动、演员衣服上的灯泡闪烁、玫瑰花瓣叶片盛开等，加上布幕、图画、幻灯片等，营造出了3D动态效果。小王子游历的6个星球，以不同的造型循着隐藏式轨道在舞台上穿梭飞行。

《小王子》的舞台布景之繁复，与《歌剧魅影》《狮子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剧组花了5年时间准备，音乐剧才得以离开法国前来亚洲巡回，可见制作上的巨大挑战。据导演介绍，与很多音乐剧有巡演版本的做法不同，《小王子》此番巡演将完全忠于原作。

另外，在《小王子》的服装设计方面，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卡斯提巴杰克亲自把关。卡斯提巴杰克在法国时尚界与当代艺术领域的成就均受到众人高度推崇，他所设计的小王子，穿着绿色衣裤、系着橘色围巾；地理学者的衣服挂书籍；点灯人的穿着不时自动点亮；饰演玫瑰的演员一身行头更是叫绝，可以随时“开花”和“凋萎”。这些充满奇思妙想和时尚色彩的服装被运往上海前，每件的保险均价都超过1万欧元，真乃不负时尚之都音乐剧大名也。

还有，此次在随制作团队一起抵沪的舞美集装箱中，除了天价演出服外，还将有10块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镜子，这些镜子将在演出时被安置为可翻转的边幕，用以营造《小王子》中的梦幻太空效果，届时，小王子将自行驾驶飞船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太空中。

23岁正当年 威尔士捧得奖杯归

——沈洋与2007年卡迪夫世界歌唱大赛散记

◆ 陈唯正 瑛理 李璟睿

抚今追昔：鲤鱼跃龙门

在过去的24年中，虽然不是所有获得卡迪夫大赛桂冠的选手在其后的职业道路上都像玛蒂拉这样辉煌，但前三届比赛最夺目的明星毫无疑问是两位芬兰女高音——玛蒂拉和1987年没有夺得冠军的决赛选手索伊勒·伊索科斯基(Soile Isokoski)。现在前者是英美歌剧院的常客，而后者多活跃在欧洲大陆的舞台。

这个比赛的含金量从此渐露端倪。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当数1989年那一届大赛：东道主威尔士低男中音勃林·特菲尔(Bryn Terfel)赢得了那年新增的艺术歌曲奖后又和前苏联男中音德米特里·赫沃罗斯托夫斯基(Dmitri Hvorostovsky)争夺大奖决赛，斗得天昏地暗之后最终败下阵来。多年后回忆起这次比赛，这两位当今国际歌剧舞台上的顶尖歌唱家都对当时紧张的场面唏嘘不已。特菲尔说：“这是伟大的一年……当一听到德米特里演唱的时候，我就知道：没错，我要打败的就是这家伙，因为他拥有一切。他在演唱美妙

的、适合他的声音和个性的咏叹调……也许现在让我选择的话我会换一些曲目，当然那时候我实在很天真，我完全没有舞台经验。这个大赛对年轻选手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赫沃洛斯托夫斯基则开玩笑地说：“我唱得不太好，紧张得要死……老实说，我很害怕赢不了，因为我向别人借了钱，我没有选择，我得还钱……”然后他严肃地说：“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开始接到世界各地歌剧院的邀请。这好像是说我的生命有了一个重要的改变。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的演出生涯会从此走上一个自己从未梦想到的高度。”

“男中音决斗”之后，卡迪夫大赛更成为歌剧界新星们梦想起步的舞台，从这里走出来的明星包括获歌剧大奖的澳大利亚女高音莉莎·加斯汀、瑞典女中音卡塔琳娜·卡尔涅乌斯、德国女高音安妮娅·哈特罗普；获艺术歌曲奖的英国男中音克利斯朵夫·莫尔特曼；以及进入决赛的德国男低音弗朗茨·哈夫拉塔、瑞典女高音尼娜·斯泰默和智利男高音蒂

托·贝尔特兰；还有没进入决赛的德国男中音米歇尔·福勒、德国女高音安妮娅·坎佩、芬兰女高音卡米拉·尼伦、俄罗斯女高音玛琳娜·梅舍丽亚科娃等等。目前他们中的大部分正处于通往职业生涯顶峰的道路上，其中部分已频频在许多一流大剧院出演主要角色，甚至成为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高难度角色屈指可数的演唱者。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他们将是国际歌剧界的中坚力量。

迄今为止，卡迪夫大赛最新的一颗明星当数进入2001年决赛的拉脱维亚女中音叶琳娜·加兰查，她在2003年萨尔茨堡音乐节迅速走红，其曲目覆盖从巴洛克到中后期浪漫主义的许多角色，尤其以反串角色而著名。虽然总的来说，新世纪产生的三届卡迪夫大赛参加者还很年轻，绝大多数还“刚上路”，但许多选手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舞台经验，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参赛者起点越来越高，水平越来越接近，竞争自然也将愈演愈烈。（二）

▶ 沈洋在他喜爱的唱片品牌 harmonia mundi 前

帕勒契尼携手“东方小交”奏肖邦

◆ 胡越菲

一个纤弱、修长、文雅的波兰才子，娇羞中带着些腼腆，凝神沉思时又流露出恬淡高贵的气质——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对肖邦感到陌生。这位波兰爱国者的作品中充满了美、精妙、宁静和壮丽，那些清澈的、宛如仙境般的动人旋律，常常让人潸然泪下。

皮耶·帕勒契尼(Piotr Paleczny)教授是波兰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是波兰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高层领导及评委会副主席。他还是波兰华沙钢琴协会主席。对肖邦作品的演绎，早已成为他保留曲目中最重要

的一部分，尤其是他演奏这位作曲家的两部钢琴协奏曲受到了业界高度评价。本月13日他将与东方小交响乐团携手，在许忠的指挥下演绎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这是一部美不胜收的作品，一如肖邦惯常的风格，钢琴将迷人的风韵尽情发挥。作品以一段急迫带有些许悲壮的管弦乐合奏开头，某种高贵而伤感的气氛被渐渐地营造出来。而第二乐章是全曲最优美的片段，整个空间顿时充满了甜美的气息，末乐章则充满波兰民族风味的灿烂和辉煌。



美国女高音贝弗利·希尔斯逝世

◆ 唐若甫

美国最为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兼艺术管理人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Sills)因肺癌于7月2日在其位于纽约的寓所内逝世，享年78岁。

希尔斯1929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乌克兰与犹太移民家庭，1933年首次登台亮相。1936年她改名为贝弗利·希尔斯。1955年她在纽约市立歌剧院首次登台，演唱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演出受到好评，希尔斯得以在亨德尔的歌剧《裘利斯·凯撒》中饰演埃及艳后，声名大噪。她在上世纪50—70年代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女高音，后频频出现于电视节目并亲自主持两档谈话类节目，成为美国文化偶像。1971年的一期《时代》杂志将她作为封



面人物，标题为“美国歌剧女皇”。她也是继卡拉丝与苔巴尔蒂之后第三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女高音。1980年，她从杰米·卡特总统手中接过象征美国对民众最高等级嘉奖的自由勋章。同年10月，她在纽约市立歌剧院举行了告别音乐会。直到1980年退休前，她一共录制了18部全本歌剧，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要数为Westminster品牌录制的唐尼采蒂的“三女王”歌剧，分别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安娜·波莲娜》和《魔女罗伯托》。

从歌剧舞台退休后的希尔斯展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集资天才，先后出任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主席、林肯中心女主席和纽约市立歌剧院主席等重要职位，也是华纳音乐集团的董事会成员。此外她赋闲在家时培育玫瑰花新品种，一种叫做贝弗利·希尔斯的玫瑰花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也说孙颖迪弹“贝四”

◆ 朱贤杰

6月17日《新民晚报》上，有施雪钧先生一篇题为“文人舞刀”弹“贝四”的乐评，评论上海之春闭幕式音乐会上孙颖迪演绎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读了让人深感困惑。

“上海之春”演出时，我远在多伦多家中，无缘现场聆赏，对孙颖迪那天的演奏当然也就没有发言权。但读了这篇乐评，发现有几处疑问，特地提出来请教。

其一，文章在评论第一乐章时，作者称“听不到抒情性，也不见华彩乐段的出现，表现平平。”我很惊讶，作为李斯特大奖的获得者竟然在贝多芬的协奏曲中放弃华彩乐段不弹？孙颖迪怎么能够这样偷工减料糊弄上海听众呢？我

特地询问了国内出席这次音乐会的朋友，回答是孙没有不弹华彩乐段。原来贝多芬本人为这部协奏曲写过两种华彩乐段，钢琴家们常常各取所爱。而施先生在文章中还特地声明自己“或许对这首乐曲过于喜欢，听过各种名家版本的唱片”。看来这话未免有些过头。漏听有时候也难免，但随意指责人家钢琴家漏弹就不好了。

其二，关于第二乐章，作者说他“极力想寻找希腊神话中的奥菲斯用音乐驯服那些魔鬼时的激情，可是听到了差强人意的懦弱”。音乐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同一首作品，常常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情感体验。“奥菲斯

的激情”只是前人对这个乐章的一种形象和比喻，如果作者想在所有的演绎中去寻找“奥菲斯的激情”，岂不是要贻笑大方？但贝多芬在乐谱中注明整个慢板乐章的绝大部分都要用弱音踏板，以形成乐队的强奏与钢琴的轻声之间的强弱对比，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里的“差强人意的懦弱”又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的第三乐章，施先生说听不到“贝多芬的激情、力量，以及存在于一切之中的独立性”，这里“存在于一切之中的独立性”，又是要怎样一种弹奏才能够表达得出来的呢？作者在哪一位名家的唱片之中，听到过这样具有“独立性”的演绎呢？要求演奏者弹出这种“存在于一切之中的独立性”，不但我们这些水准不高的读者看不懂，就是孙颖迪本人，又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呢？

